

在磨鍊中成長(二)

曹志源

(本文插圖刊第5頁)

明恥教戰從頭做起

我嚕嚕嚕地說這許多，原只是想分析戰後國民黨內派系鬭爭招致力量抵銷，予敵可乘之機的一個本質上的問題。照我上述邏輯，政見不同，產生派系，只要是誠心爲公，原非壞事；但戰後國民黨內之派系紛爭，據筆者個人觀察和感受，不是發生在「天下爲公」、救國濟世的動機上，而是發生在自私自利的爭權保位，巧取豪奪，甚至是分贓不均的糾葛上。簡而言之，一般黨人戰後都有江山已非我莫屬的心態，勝利的成果也已瓜熟蒂落；民衆也都「箝食壺漿以迎王師」，那破破爛爛，殺人放火的「共產匪黨」還算得了什麼呢？所以當時參謀總長會大言不慚地發表自欺欺人的談話：「三個月肅清華北！」「半年內鞏固東北！」短視的政客們也會自我陶醉地描繪出一幅戰後五強之一的大國威儀。爲了掌握權勢，於是把你我的「人」安插到這個肥缺，把他我的「人」放上那個要津，一人入閣，雞犬升天，也不管「專長」、「學識」、「經驗」、「能力」，先把「權」、「位」佔了再說。這在一個昇平無事的時代還可抱殘守缺，尸位素餐，甚至有個別的貪污腐敗，也能掩飾而苟延殘喘。但像戰後那種民窮財盡，人民望治心切，對黨國重光國土後功高可感，一舉一動都爲人民雪亮眼睛所注視的

時代，不要說是上述那種不理想的局面，會引人失望，愛之愈深，責之愈切，就是政府做得很好，勵精圖治，人民豐衣足食，民主自由迅速成長，如今日之臺灣，尙且不免有存心不良的野心分子，無中生有，爲難政府，攻訐執政黨的事實，所以戰後大陸局勢之趨於大亂，從純政治的觀點來看，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國民黨內派系的紛爭表現得特別尖銳化的一面，是「黨」、「團」的裂痕。照常理說，這裂痕是不應該發生的。黨、團的思想和救國動機原都是很純正的，都應該以實現三民主義爲職志。黨、團的最高領袖也是一致的，如果都能不違背入黨入團的初衷，假如入黨入團的人會有過救國救民，擁護領袖，實現三民主義的純正初衷的話，便應該「天下爲公」，和衷共濟，步伐一致，集中力量，克服戰後種種困難，躋國家於富強康樂之域。至於個人名位權勢，都是不會成爲問題的。無如情形却反是。大圈內有小圈，小圈內又有所謂核心。口頭上都說要報國，要擁護領袖，但一牽涉到個人或圈內的利害，便六親不認，拚個你死我活。那時你會發現這些人的心態如何，「國家」是他們的「黨」、「團」當然是他們的「領袖」也是他們的，不屬於他圈內的人都沒有份兒。都非要排出權位，非要打倒不可。要不得予以說服、征服，直到你在圈內宣誓效忠，成爲死黨，循規蹈

矩，唯命是從，才肯罷休。這種紛爭鬧得最不像話的是行憲前的選舉，立委和國代的提名，都各擁後援自重，其沒有獲得組織提名，而自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者，馴至要以性命去爭取，以自殺相威脅，有的甚至戲劇性的抬着棺材到中央請願，可說是不顧一切，惟「權」、「位」是崇。這時，什麼黨紀，什麼報國，都已是空話。但這還不是傷害國民黨最厲害的一羣人。最厲害的要算那些「此處不容人，自有容人處」的投機角色。他們公然叫着「國民黨路不通，去找毛澤東！」也有含恨在心，秘而不宣，然私下與共方勾搭，頻送秋波，等待立功，機會一到，便原形畢露，這些人物，舉不勝舉，也值不得我把他們的名字提出，以免污染我的筆墨。

我國政壇的情形何以會如此之糟？從政的某些人物爲何會如此沒有立場和人格，喜歡弄權戀棧，黨同伐異，或朝秦暮楚，尸位素餐，到死方休呢？我想是與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的落後與不上軌道有關。因爲經濟不開發，謀生之道有限，就業機會不多，乃造成「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一些比較幸運而受有教育的人，都走向仕途，擠進政府機關工作。一旦獲得朝廷恩寵，得了一官半職，便成了終身事業，於是不擇手段全神貫注於「升官發財」，「天下爲私」的目標上去。什麼政見、立場、報國理想、革命初衷、道德教

外 中 雜 誌

育，都一股腦兒煙消雲散了。這也難怪，因為，你若是一位有守有為、有政見、有作為的人，便不免與人（尤其是上司當道）頂撞，不但官位難保，升遷不易，而且可能被貶謫放逐，或死於非命（歷史上例子千萬，舉不勝舉）。即令不被懲罰，撤職而不查辦，還你自由，社會上也找不到出路，連吃飯都成問題，很可能會迫你走上三閩大夫屈原的悲劇道路，枵腹行吟澤畔，終至投江自盡的地步。故蔣廷黻博士曾痛斥我國政壇上所盛行的「圓滑與應付」，認為那會使民族中強者沒落，庸者高升，為民族復興的大礙。其實這也是有其背景的。至於能像陶淵明、王陽明他們一樣歸隱田園，持志不懈，以著書吟詩自遣，卓然有成，流芳千古者，已屬不可多得也。

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黨派紛爭也是自私自利，爭權奪位的。這是源於人類本性自私，好權好利，無人例外。但由於他們有法治成規，和政治制度，以及輿論的監視制裁，自私自利而傷害社會國家利益的行為，很容易被揪出而受到懲罰。如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僅於州長任內逃稅九千多元，被報界發現報導後，即引咎辭職。尼克森因「水門」事件扯了個謊而身敗名裂。參、眾議員、州長等因納賄而去職受審，甚至身陷囹圄永不能翻身的人，不勝枚舉。這樣其所屬的黨派便會受到牽連而影響形象，失去民心，則其候選人下次當選的機會便會減少，所謂「權」「位」，都將成為泡影。所以，彼邦的黨派紛爭，雖其出發點也是為「私」為「己」，但「制度」上不容許你以「私」害「公」，或假「公」濟「私」。你若明

知故犯，以身試法，結果不是得不償失，便是身敗名裂，雖總統之尊，亦所不免，自然肆意犯法的官員便會減少，則人民也便難有藉口和必要去打倒或推翻某人或某一黨派而揭竿起事，內戰不止了。因為法制下每到定期，人民便有機會和權力投票，表示他們的取捨，這是何等的可羨可欽！我國因脫離專制封建不久，以實行民主法制為理想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在惡劣環境下與內外敵人戰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革命尚未成功，制度尚未確立，便因上述各種原因而失去了民心和支持，終至避難來臺，始得機改造革新，生聚教訓，從頭做起，得實現三民主義的部份理想，獲致歷史上空前的成就，替中國的前途，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仍舊是值得讚許的。

政協和談原好事，怎奈各方無信心

和談幕後鬼影幢幢

戰後國民黨執政當局並不是沒有搞好國事的雄心和誠意。譬如為求國家統一，再戰消兵，實現民主，建立制度，以策長治久安，曾在友邦美國的斡旋下，召集各黨派首領（包括共黨）和社會賢達、名流學者，舉行所謂政治協商會議。這從政治理論上看，讓大家提出國是意見，建立關係，溝通思想，甚至參與政府，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是使國家循民主方式走向統一的一條路。但由於各方缺乏誠信，又無制度審判和賞罰是非。尤其是中共方面，不斷利用和談機會擴充勢力。

（註一：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恩來在批判劉少奇時，曾坦白地道出中共利用政協會議的內幕。他說：「我參加了舊政協，在舊政協開會以後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得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積蓄力量，便於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面訓練軍隊，另一方面搞好生產，第三方面要加緊土地革命，準備戰爭，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穿了嘛！毛主席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決議上簽字，表面上說這個政協決議不錯……。」

無論如何，由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的「雙十協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戰令、一月三十一日的政協決議、二月的整軍協議、三月的東北停戰協議等文件的簽訂，使得中共軍事力量大大地增加。周恩來並不諱言經由談判所取得的軍事利益。他說：「蔣在被逼下把戰爭暫時停下來了，在當時的協議中，不允許雙方軍隊移動，假使蔣不動，他的大部分軍隊還在西南，在華北的不少，的確打不起像過去五、六個月來那樣的大仗。所以當時我們簽了字。……我黨在當時也需要停戰整頓，特別在東北是日本投降後才搞起來的。就是在華北，過去也沒有這樣大，所以當時黨簽訂停戰協議是對的。這，一直到今天還成為我們的鬭爭口號。那時，和平就是要在我們這邊鞏固解放區，在國民黨統治區那邊動員人民。那時用和平方法實現我們的目的，可能性不大？不大，但要試一試。……於是就有了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有了停戰協定，有了政協決議，蔣介石也簽了字，可見也是有可能的。這樣

做，我們沒有吃虧。在這期間，我們的軍隊開進東北，不是勝利嗎？對大部解放區的鞏固，部隊的整理，也是有好處的。」

周恩來是中共派駐重慶的代表團團長，負責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他上述的言論，正足以說明中共在當時對和談所持的基本態度，為一面高喊軍隊國家化，一面擴充軍隊和地盤。有關中共藉機擴充地盤的例子甚多，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投降後，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連發「七道命令」，表面上是全面展開進攻敵軍和偽軍，實際上是藉機擴充地盤和收繳日軍的武器。再如，當中共與國民政府正在重慶談判「軍隊國家化」之際，中共指令林彪率領三十萬徒手共軍潛入東北，一面接受蘇聯的軍事訓練和以日本關東軍繳交的武器裝備自己，一面配合蘇軍的軍事行動，阻止國軍對東北的接收並擴張其地盤。這項軍事行動，為中共全面武裝叛亂奠定了有利的基礎。這也就是周恩來所說的一項「勝利」。中共利用和談的手段達到許多政治目的。對中共而言，重慶會談和政協會談的舉行，確使中共從會議桌上輕易地取得了在戰場上無法取得的東西。

儘管表面上大家都是虛與委蛇，握手言歡，毛澤東甚至在前此一次酒會中，當家舉杯高呼蔣主席萬歲。但大家都是心裏有數，各懷鬼胎，好像只是在應付友邦的好意，和蒙蔽人民的眼睛。所以這個會議也逃不出一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傳統，儘管簽署了一紙原則性的紀錄，但墨跡未乾，內戰烽火便燎原以起。

這種演變，雖在許多瞭解中國政治和國共歷史關係的人預料中，但這個會議委實替戰後疲憊的中國人民帶來了一陣興奮和憧憬，也鬆懈了政府戡亂剿共的政策，無疑地影響了剿共軍事的士氣。當議案未能成功地實施，內戰的槍聲響遍祖國的原野時，一般人民在中共和其同路人的宣傳下，把責任一統括子推到政府當局的肩上，進一步破壞了國民黨的形象，以為國民黨好戰。事實上，恰好相反，中共早已制定了以軍力推翻國民政府的藍圖。（註二：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澤東在給八路軍的秘密指示中曾說：「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妥協階段；在此階段中，應藉自我犧牲，表面上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奉行三民主義，但事實上這只是掩護本黨的生存發展。第二、競爭階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黨的政治與武力基礎，並繼續發展至能與國民政府抗衡而破壞之為止，同時極力消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第三、進攻階段；在此階段中，深入華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割斷中央軍在各地區的交通，使他們孤立而失去聯繫，直至我們反攻力量已準備成熟，然後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地位。」此後八年，中共即完全遵循這一條路線行動，因而中共軍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與壯大。在抗戰初期，中共軍隊全部不過二萬五千人，日本投降後，中共軍隊已達到了一百四十萬的人數。八年間，中共軍隊的人數增加五十六倍，成為一九四五年後

奪取政權的資本。而政協會談後，中共軍隊包括野戰軍和地方部隊，已增加到接近二百萬人，那時的國民政府軍隊總數也只有二百五十萬人。由於中共這種擴張實力的方針是早就定了，因此，重慶會談與政協會談的任何協議對中共而言，如同廢紙。）但因他們在野，勢力較弱，到處裝出一副挨打的形象，引起人民，尤其是一般在校純潔年輕的大、中學生的同情，於是大規模的學潮在中共職業學生發動領導和天真而富愛國熱忱的青年羣眾支持下，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大都市此起彼落，他們高呼「反內戰」、「反饑餓」、「反蔣」、「反美」的口號，造成罷課、罷工、罷市的混亂局面。

有知識的學者教授，和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文人墨客，眼看着這種令人沮喪的局面，雖不盡是同情中共的思想作法，但無不感到政府或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不是消極地感到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時期到了，便是積極地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對政府和國民黨當局大張撻伐，說得頭頭是道，把國民黨襯托成了一切「罪」與「禍」的象徵。

曾記得我那時自青年軍復員後正在貴陽青年中學唸書，同學都是集資訂閱大公報和觀察雜誌等專門攻訐政府的報刊，其作者如羅隆基、費孝通、馬寅初、老舍、巴金……等等，都不是共產黨員，但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閱讀他們的文章、傳播他們的意見，在當時都被認為是一種時髦的、前進的表現。其他學校內，你若是國民黨員或其支持者，那簡直是落伍、反動，為人所不齒。國民黨召集政協會談的後果，從政治理論上

奪取政權的資本。而政協會談後，中共軍隊包括野戰軍和地方部隊，已增加到接近二百萬人，那時的國民政府軍隊總數也只有二百五十萬人。由於中共這種擴張實力的方針是早就定了，因此，重慶會談與政協會談的任何協議對中共而言，如同廢紙。）但因他們在野，勢力較弱，到處裝出一副挨打的形象，引起人民，尤其是一般在校純潔年輕的大、中學生的同情，於是大規模的學潮在中共職業學生發動領導和天真而富愛國熱忱的青年羣眾支持下，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大都市此起彼落，他們高呼「反內戰」、「反饑餓」、「反蔣」、「反美」的口號，造成罷課、罷工、罷市的混亂局面。

有知識的學者教授，和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文人墨客，眼看着這種令人沮喪的局面，雖不盡是同情中共的思想作法，但無不感到政府或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不是消極地感到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時期到了，便是積極地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對政府和國民黨當局大張撻伐，說得頭頭是道，把國民黨襯托成了一切「罪」與「禍」的象徵。

曾記得我那時自青年軍復員後正在貴陽青年中學唸書，同學都是集資訂閱大公報和觀察雜誌等專門攻訐政府的報刊，其作者如羅隆基、費孝通、馬寅初、老舍、巴金……等等，都不是共產黨員，但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閱讀他們的文章、傳播他們的意見，在當時都被認為是一種時髦的、前進的表現。其他學校內，你若是國民黨員或其支持者，那簡直是落伍、反動，為人所不齒。國民黨召集政協會談的後果，從政治理論上

看，很像一九六〇年美國大選前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與民主黨候選人甘迺迪的電視辯論。尼克森當時以在朝的副總統被在野的甘迺迪攻擊得體無完膚，連招架都不易。結果是擔當了共和黨一切「失敗」的責任而落選。然而，這些「失敗」，不但有些完全是民主黨憑空捏造，如所謂「飛彈差距」(Missile Gap)，謂共和黨當政八年，造成了美國國防落後於蘇聯的危機。一犬吠日，衆犬吠聲，人民信以為真，羣相指責。甘迺迪當政後，却又經調查表示並無「飛彈差距」危機的存在，然而這時尼克森已被打敗，甘迺迪已入主白宮，人民投過票後，也便忘了這件事的影響了。

甘迺迪在一次外交政策的辯論中，又攻擊共和黨政府對臺灣外島金馬政策的非是，認為應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外島，以緩和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以便與中共謀和，減少太平洋區的火藥氣味。這也是很討好自由派人物和一般無知人民的意見。然而，甘迺迪當政後，並沒有表現出可以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外島的影響力量。金馬至今固若金湯，依然屹立在反共前哨，成爲中國大陸同胞企求自由民主的燈塔。後來根據許多民意調查機構如蓋洛普、哈里斯、若頗等的測驗調查報告，那四次電視辯論對大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每次都是對在朝的尼克森不利。這是很容易瞭解的羣衆心理問題。在朝者除非有顯著而具體的成就惠及人民，無懈可擊，則在野者必易於採取攻勢，譁衆取寵。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在朝者本身原已有了問題，再加上環境時勢的困難，則在野者自然更振振有詞，作不負責任的攻

訐，開空頭支票，以高調僞善一時便容易騙取民心。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政治尚且不免有這種現象發生，況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政治乎？

當時，正值八年艱苦抗戰之後，民窮財盡，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即令全國人民團結合作，從事建設，許多困難都不容易克服。而中共却乘政府疲於奔命之際，破壞鐵路，爭取受降接收，造成社會的混亂。然後利用文人政客和無知羣衆不滿現實的心理，嫁禍於當政的國民黨。更以詭辯的馬列共產理論，襯以俄共戰後迅速復員的背景，接受俄共訓令支援，對中國人民作各種誘人的允諾，好像只要國民黨一倒，中國人民便可過好日子，國家便可富強康樂，獲得真正的「解放」。他們甚至巧妙地運用高度攻心哲學和詭辯邏輯，稱呼他們的軍隊爲「人民解放軍」，官方報紙爲「解放報」，佔領區爲「解放區」，國號爲「人民共和國」。不滿現實和短視的人們，很顯然地都陷入這種邏輯的圈套，直覺地認爲共產黨一到，大家便會獲得「解放」，國家便是「人民」的了。所以，國民黨在那種情勢之下，簡直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言，有口難辯！

一個幽靈遊蕩故國

中共在那種有利情勢之下，以在野的心理優勢，騙取人民信任，打垮了不如人意的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並不是他們所謂革命的「勝利」，實際上是他們「失敗」的開始；也不是人民獲得了「解放」，而是失去「自由」的開始。國民黨的忠貞份子和三民主義的信徒、自由民主的真實

支持者，只要有一點辦法可想的，有路子可走的，都走了，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逃亡潮。留下來的，自然是最大部份的中國人民，包括中共的領導班子、幹部、忠心支持者、無知盲從者、幻想主義者、國民黨內不得志者、反美仇蔣者、無法逃走者。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等待煎熬，不但

中共過去所有開出的支票都沒有兌現，所有的諾言也都成了空；相反的，爲了保持既得的政權和利益，中共假藉革命之名所從事的整肅，在老毛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詭辯哲學下，以三反五反、下放勞改、文化革命等方式所奴役、監禁、殺害、虐待的人，可說是全民性的。他們的統治暴力是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無人可免。包括過去替他們打天下的元帥將校，如彭德懷、林彪、陳毅、黃克誠、羅瑞卿、黃永騰；替他們搖旗吶喊的左派文人如周揚、老舍、巴金；替他們在理論上撐腰的學者教授如馬寅初、費孝通、羅隆基；以及國民黨的許多叛將、政客如李宗仁夫婦（被江青毒死）、張治中等等。即令替中共打天下有功，擠入了最高領導班子的人中，也沒有受到他們「革命勝利」的好處，不是誠惶誠恐地尸於其位，便是被整肅改造而丟官黜職。最慘者還被處死獄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華南王廣東主席陶濤，都是不明不白地在獄中挨打挨餓而慘死；或是判處死刑，身陷囹圄，如劉少奇的愛人王光美、毛澤東的壓寨夫人江青、副總理張春橋、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姚文元。即令今日當權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也都是曾經被整得九死一生，僥倖生存下來的。他們的最高

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生前沒有被整肅虐待，但也是生活在恐怖不安中。如林彪之「五七一陰謀政變殺毛，江青之圖謀周恩來。毛死後被鞭屍貶謫，原先製造的偶像，又在後起者手下破壞無遺，其識拔的繼承人華國鋒，不旋踵也被整肅而丟官喪權。以上只不過是憑記憶信手寫出的一些真實故事和人物。當然，受害受苦最深者，還是全體中國大陸人民。這段慘史，已有千言萬語來自親受苦難的同胞，罄竹難書，容後補述。我生何幸，雖在生命歷程上遭逢過不少折磨，一部份是日本侵略者直接造成，一部份是中共革命間接所加。但我仍自感幸運，倖免了三十年來大陸同胞所受的苦難。每當我冷靜冥想：假如我也曾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會是如何？或閱讀一些大陸作家的「苦水」、「傷痕」文學，如巴金的隨想錄、王炳章的聲明、陶濤女兒描寫其父慘死的紀念文章、白樺的「苦戀」、日本文藝春秋訪問老舍夫人談及其夫投水自殺的報導、劉少奇太王光美的自白或孫經軒「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的長詩時，便會不寒而慄，全身起雞皮疙瘩。現在把孫君的這首詩抄錄在下面，因為它似乎很溫和地說明了中共統治下大陸的情況，發人深省，值得全中國人民牢記在心。

孫經軒：「一個幽靈在中國

大地上游蕩」

原刊於陝西省的文學雜誌「長安」第一期

噢，人們，你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噢，人們，不要說

大地是這般秀麗，天空是這般晴朗
他，那個幽靈，就像一陣風，一縷煙
自由自在地游蕩在中國的土地上

他大模大樣地闖進農民的家裡
趾高氣揚地走進牧民的毡房
發號施令，驕橫不可一世

就像古羅馬凱撒大帝一樣
好像掌握着我們每個人的命運

我們的一切全都是他的恩典賜賞
噢，人們，你們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如今是二十世紀人類已進入原子時代

再談論幽靈，也許過於荒唐
但畢竟是一個可怕而又可悲的事實啊

他，那個幽靈，就像一陣風，一縷煙
正自由自在地游蕩在中國的土地上

他就像你的影子一樣追隨着你
你怎樣也無法擺脫他那無形的掌

他悄悄地吮吮着你的血液和骨髓
他支配你的行動，控制着你的思想

他可以隨意地扭曲你的人格
他可以摧毀你美的要求，愛的慾望

只要他稍稍暗示一下
就可以長年累月地把你關進漆黑的牢房

他可以讓你活，活又活得窩窩囊囊
他可以讓你死，死後還要蒙受恥辱

總之，你是他的奴隸，他的臣民

你對他的權威不能有半點違抗……
噢，人們，你們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也許你無法辨認，即使他就在你眼前
因為他像個魔術師，不斷地變換形象

一會兒，他穿着金絲織綉的龍袍
手持着象徵權柄的龍頭拐杖

一會兒，他穿上馬蹄袖的朝服
大搖大擺地走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上

如今，他居然又塗上了新油彩
穿上了時興的服裝

不過，無論他怎樣改頭換面，喬妝打扮
却遮掩不住裸露的屁股上烙下的盤龍圖像……

噢，中國，古老的國家，神秘的土地
你古老猶如你的長城，你神秘猶如你的象形文字

猶如你的木犁、紡車、水碾和那籐條的籬筐
你有那麼多的墓地、古塔和廟宇

那麼多的宮殿、聖物和祠堂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有那麼多的神話傳說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是神的故土，鬼的家鄉……
而我一個北中國的兒子

就是在恐懼裡誕生，在虔誠中成長……
噢，童年，那個可憐的童年

那個淒涼的村落，那間破舊的草房
我裹着一條破爛的棉絮

蜷縮在冰冷的土炕上
呆呆地望着那熏黑了得牆壁

漸漸地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我們感到了失望
我們原以為我們是生活的主人

可以快樂而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可是，我們却發現自己不過是顆「螺絲釘」
被緊緊地擰在一架鋼鐵的機器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統計表上的一個數字
或者像一顆顆白子和黑子被擱在圍棋盤上
徒自有一個血肉之軀，一個會思考的腦袋
都不能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
可悲啊！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我們的天職似乎只是舉手和鼓掌……
對於錯誤與過失，我們原諒過

我們想，革命不是在大街上散步

滌蕩污垢的潮水總不免誤傷一些船隻和住房

這也許是我們不幸的天性

總是這麼天真這麼善良……

然而，我們畢竟是人

我們的大腦畢竟還有思想

我們終於發現

我們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為在建造社會主義

大廈

到頭來才知道蓋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

啊，人們，就在我們昏昏沉沉的時候

一個幽靈在中國的大地上游蕩

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熱病流行的年頭

我回到黃河古渡的一個古老村庄

那裡是革命戰爭的搖籃

那裡有當年的革命保姆——樸實的貧農大娘

三十年別離，重又歸去

我想古老的村落早該是改變了舊時的模樣
不錯，村子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年老的早已躺進了墳墓，年輕的已是雙鬢染霜
樹枝頭懸掛着一個高音喇叭
牆壁上掛着一幅幅神的畫像

關帝爺威風凜凜地坐在虎皮椅裡

觀音娘娘坐在海水中的蓮花盆上

老壽星倒是笑嘻嘻地望着我

但我覺得他一點也不慈祥

桌子上有一塊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神牌

媽媽說，那是衆神之位，至高無上

當媽媽把三炷香插在香爐裡

我總是遠遠地跪着，不敢抬頭張望

晚上，我常常作夢，夢境裡煙霧繚繞

一會兒夢見地獄，一會兒夢見天堂……

這就是我的童年

小小的心靈裡裝滿了形形色色的神的形象

我覺得神是萬物之主，神無所不在

就連那門前的老槐樹也透着神的靈光

災荒之年，我曾跪拜在烈日之下

閉目合掌，祈禱那萬能的冥冥上蒼

儘管我對神是那樣的虔誠

生活依然貧困，大地照舊淒涼……

啊！古老的舊中國啊，多麼可怕

一個幽靈在廣袤而荒寂的大地上游蕩……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沸騰的晚上

打谷場上照着朦朧的月光

我們站在紅旗下，第一次學唱「國際歌」

發誓說，不要再要神仙，也不要帝王

就是那支歌，喚醒了我們麻木了的心

使我們懂得了人的價值和力量

就是那支歌，成了我們的口號和戰鬥的旗
手拿梭鏢，赤着雙腳，走遍了中國的平原和山崗
就是那支歌，使我們忍饑挨餓，萬里迢迢

從長白山、太行山，一直打過了黃河、長江

就是學了那一支歌、一句口號、一個諾言

我們才用滴血的手臂托起了一輪太陽……

當那古老的宮殿，陰森的廟宇倒塌崩潰

紅色的旗在中國的天空飄揚

我們像孩子一樣，流下了喜悅的眼淚

忘掉了以往的痛苦和憂傷

但歡快的日子，多麼短暫啊

從早到晚，傳出一陣陣歇斯底裡叫嚷

我走進每個家庭，不見了門神、財神和灶君的年畫

但家家戶戶却又供起了新的神像

當年的游擊隊長早已蒼老了

刻滿皺紋的臉上充滿了憂傷

他睜着一雙呆滯的眼睛，歉然地對我說：

「三十年重聚，我們倆該痛飲一場

可惜啊！紅海洋淹沒了我的菜園

連幾根蔥子、蒜苗也被拔光

人家說，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

是繁殖私有制的土壤……」

這一夜，我無法入睡，想了很多

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悲傷

對養育了我們的鄉親，該怎樣說呢？

想起三十年前的許諾，我實在羞愧難當

該怎麼說呢？

推倒了三座大山難道是爲了修建另一座廟堂

燒毀了財神、菩薩，難道是爲了掛起新的神像？

……
 啊，中國，古老的中國，神秘的中國
 多神的中國，神話的搖籃，君權和神權的溫床
 你有那麼多的廟宇、宮殿
 那麼多的帝王陵墓
 難怪總是有幽靈出沒，借屍還魂

你廣袤的疆土實在是一片繁殖封建制的土壤
 有人說，小農經濟會繁殖資本主義
 不！君權，神權簡直是根深蒂固
 封建的堡壘怎能讓新的階級成長
 我們誰見過資本主義？
 它是個早產兒，剛躺進搖籃就被繩索捆上

中國啊，像一條巨龍能吞噬一切
 它能同化一切，就像一個巨大的染缸
 你不見非洲，美洲的獅子麼
 它原本粗獷、勇猛是大森林的獸中之王
 一旦到了籠的故土，竟被銅環鎖住了鼻孔
 像看家狗，守候在衙門、宮殿的大門兩旁
 啊，中國，我們親愛的中國
 你需要新鮮血液，需要新鮮空氣

需要風，需要雨露，需要陽光
 需要改造那散發着腐霉氣味的土壤
 啊，中國，可怕的不是喇叭褲不是長頭髮
 不是鄧麗君，也不是「拉妓之歌」
 可怕的是古堡裡的幽靈
 他正游蕩在中國的每一塊土地上。

以上的這些感想是從政治協商會議引導出來
 ，使我想起尼克森甘迺迪電視辯論的事，說明中
 外政治本質和心理因素是相同的，雖然解決問題
 和政權轉移的方式不一，都是爭取民心。爭取民
 心時，都是無所不用其極。但人家是動嘴動舌，
 不動刀動槍。人家是計算人頭（選票），而不是
 打破人頭。人家的政權是和平轉移，我們是暴力
 轉移。人家政權的轉移不打、不殺、不關一個人
 ，我們是「打」、「殺」、「關」一齊來，永無
 休止。人家有「制度」可循，運行無阻，我們是
 因人而異，朝令夕改，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不
 知何日才可建立制度，萬眾是從，奠國家長治久
 安的基礎啊！
 尼克森一九六〇年上了民主黨的當，參加辯

論而失去政權後，閉門思過，養精蓄銳，於一九
 六八年捲土重來時，便得到了教訓，不再參加辯
 論了。國民黨數十年來與中共和談也上了大當，
 現在死也不再和談，不是沒有理由的。局外人很
 不諒解這一點，實因「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
 在此山中」。中共是不會容納異己的。中共和所
 有的專制獨裁政權一樣，都是不可能在和平、合
 法、平等、自由的基礎上與人競選的。因為，他
 們「唯我獨尊」成性，只承認自己代表了一切真
 理，你只能在他們放出的圈圍內討生活。尼克森
 失去政權後，隨時還可以無懼無恐地計劃捲土重
 來，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政權後，非以武力攻打不
 能重返大陸。大陸人民也非採革命流血的手段不
 能獲得自由參政的機會，這是多麼悲哀！中國人
 常以文明古國自詡，輕視他國野蠻如何的，真是
 有誰能相信啊！文明的人和國家會不講道理，不
 擇手段，甚至以「關」、「打」、「殺」來保護
 權位嗎？這樣能萬世其昌嗎？能長久嗎？古語有
 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時日曷喪
 ，余及汝偕亡！」可為專制獨裁者戒！（未完）

聖文
 文庫
 少年行全一冊
 隆重出版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的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評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當衆入睡趣聞等篇，篇篇精彩。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